

村上春树作品集 4

发条鸟 年代记

第二部 刺鸟人篇

(日)村上春树 著
高翔翰 译



北方文艺出版社

发条鸟年代记



第二部 刺鸟人篇

〔日本〕村上春树◇著

高翔翰◇译

北方文艺出版社

黑版贸审字 08—99—0050

©1999 年中文简体字版专有出版权属北方文艺出版社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责任编辑:程 锋
封面设计:李 悦
责任印制:杨 敏

发条鸟年代记(第二部)

[日]村上春树 著
高翔翰 译

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哈尔滨市道外区大方里 105 号)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40.75 字数 944 千

1999 年 12 月第 1 版 199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 000

ISBN 7-5317-1081-7/I·1053

定价:70.00 元(全四册 本册 18.00 元)

编者的话

如果地球运转，物换星移，是由一只鸟儿在背后为世界上发条所致，那么世界不向前迈进，大抵是发条鸟上慢了发条；若世局陷入混乱时期，则准是发条鸟偷懒，不知飞到哪里去玩，任由一切失控了。

看来，发条鸟真的远去了，因为我们正步入退步的年代。

学校教育的目标，不是训练孩子有独立思考的能力，而是像铸模般，把他们铸造成同一个模样。笠原 May 那种不愿被定型，坚持思想自由的学生，注定被视为反叛、顽劣。

工业文明一方面为资本家带来大量财富，一方面磨灭工人的尊严。像笠原 May 的假发厂，把他们当作零件，一件一件地安装到生产线上，“坏”了、“旧”了便立即弃掉，没有感情可言。

至于像绵谷升那样的政治家，在世界各地也存在着。他们利用传媒工具建立起亲民形象，戴上假面具，取得群众的信任，还通过传媒演说，发挥影响力。当他们攀向权力的顶峰之际，绝对腐化的一面便展露人前。

战火在地球每个角落断续地燃烧，生灵涂炭，世界大战更是人类文明大倒退的标记。经过两次大战的教训，人们理应彻底觉醒，但是军备竞赛从未间断。

世界在原地踏步，甚至走上了回头路，然而发条鸟依旧不知所终。

编者

作者简介

村上春树，一九四九年出生于日本兵库县，在神户长大。神户是一个海港，在那里很容易接触外国人和取得英文书籍。这个受欧美文化熏陶的新生代作家于焉产生。村上的作品风格受外国文学影响很深，作品充满都市生活的苦闷与人情的细腻。

村上的大学时期正是学生闹学潮、闹罢课的动荡时代。因反越战而起的学生反叛运动，无远弗届，遍及日本的东京、芬兰的赫尔辛基、美国的西雅图等。他说：“日本虽没参加战争，但我们的确认为我们要将它结束。这是我们寻求和平新世界的理想。”他像其他反叛青年一样，在七十年代悠闲度日。后来他结了婚，又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取得古典戏剧学位，还经营了一间爵士酒吧。一九七四年四月，在一个美国的春日，他躺在草地上，喝着啤酒，随意地观看棒球赛时，他决定写一本小说。

他在一九七九年推出他的第一部小说《听风的歌》，获得群像新人奖。这部小说与八〇年推出的《一九七三年的弹珠玩具》以及八二年的《寻羊的冒险》（获野间文艺新人奖），可合称为“三部曲”。村上的作品和生活充分反映六十年代工业先进国家年轻一代的激进反叛心态，那种虚无失落、无所依归的感觉，今日的年轻人亦可引起共鸣。

村上春树每部作品销量都超过百万册，尤其是《挪威的森林》，更突破了四百万本的销量，成为近年日本出版界的“狂澜”。

他喜爱旅游和欣赏各国文化，在花了三年的时间游历希腊和意大利（《挪威的森林》就是在意大利完成）之后，他目前在美国新泽西州的普林斯顿大学任住校作家，继续写作。他说：“我正

在找寻有利作家的新泥土，搬到别的地方，一切都不同了，如果可以的话，我喜欢住在英国。当我在欧洲时，我想过在四十岁回祖国，但我没有。”

作风独特、文笔清新的村上春树，堪称现代都市文学旗手，不仅是日本新一代的偶像，更是“严肃”的小说家，他与上一辈的文学大师风格大相迳庭。他坚决要为日本文学小说找出新方向。

目 录

刺鸟人篇

- 1 笠原 May 的观点 (3)
- 2 上吊屋之谜 (7)
- 3 冬天的发条鸟 (11)
- 4 从冬眠中觉醒、
另一张名片、
金钱的无名性 (21)
- 5 半夜发生的事 (27)
- 6 买新鞋、
回到家来的东西 (33)
- 7 仔细想的话就知道的地方
(笠原 May 的观点 2) (45)
- 8 纳姿梅格与西那蒙 (50)
- 9 在井底 (60)
- 10 袭击动物园 (65)
- 11 那么下一个问题
(笠原 May 的观点 3) (83)
- 12 这铲子是真的铲子吗？
(半夜发生的事 2) (88)
- 13 M 的秘密治疗 (91)
- 14 等待的男人、
甩不掉的东西、
人不是岛屿 (94)

发条鸟年代记〈第二部〉

- 15 西那蒙不可思议的手语、
音乐的献礼…………… (107)
- 16 这里也许是路的尽头
(笠原 May 的观点 4) …… (116)
- 17 全世界的疲劳和重担、
魔法灯…………… (121)
- 18 假缝室、
后继者…………… (128)
- 19 迟钝的雨蛙的女儿
(笠原 May 的观点 5) …… (132)
- 20 地下迷宫、
西那蒙的两扇门…………… (137)
- 21 纳姿梅格的故事…………… (145)
- 22 上吊屋之谜 2 …… (156)
- 23 全世界的各种水母、
变形的东西…………… (160)
- 24 数羊、
在圈子中心的東西…………… (168)
- 25 信号变红、
伸出来的长手…………… (177)
- 26 损坏的东西、
成熟的果实…………… (184)
- 27 三角形耳朵、
雪橇的铃声…………… (190)
- 28 发条鸟年代记 # 8 …… (192)
- 29 西那蒙失落的环结…………… (208)

-
- 30 房子是不能信任的
(笠原 May 的观点 6) (213)
- 31 空屋的诞生、
换乘的马..... (218)
- 32 加纳马尔他的尾巴、
剥皮的波利斯..... (230)
- 33 消失的球棒、
回来的“鹊贼” (242)
- 34 让别人想象的工作
(剥皮的波利斯续) (250)
- 35 危险场所、
电视前的人们、
空虚的男人..... (261)
- 36 萤之火、
解除魔法的方法、
早晨醒来闹钟会响的世界..... (271)
- 37 只是一把现实的刀、
事先预言的事..... (281)
- 38 鸭子人们的事、
影与泪
(笠原 May 的观点 7) (290)
- 39 两种不同的新闻、
消失无踪的东西..... (296)
- 40 发条鸟年代记 #17
(久美子的信) (302)
- 41 再 见..... (306)

刺
鸟
人
篇

•

笠原 May 的观点

虽然从前就一直想，给发条鸟先生写信吧，写信吧，不过老实说我怎么也想不起发条鸟先生真正的名字，因此终于一延再延地拖下来没写。因为如果信封写世田谷区 * * * 二丁目“发条鸟先生”的话，不管多亲切的邮差先生恐怕也不会帮我送到吧。确实第一次见面时发条鸟先生应该已经明白告诉过我真正的名字了，但我却完全忘记那是什么样的名字（因为冈田亨这种名字好象只要下个两、三次雨就会令人忘记了嘛）。不过上次突然，由于某一个小小的契机，我忽然想到，啊对了想起来了。就像一阵风吹来，门啪哒一声打开一样。对嘛，发条鸟先生真正的名字叫冈田亨啊。

虽然首先第一件事，我可能必须大概说明一下我现在在什么地方做什么之类的吧，不过这并不是那么简单的事。虽然这么说，我现在也并不是处于极端困难的立场。或许立场本身倒不如说还蛮单纯而突然了解的。到这里的路，也决不复杂难走。只要用尺和铅笔从一点到一点顺着连起线来就行了。很简单喏。不过啊——一想到要把那“从头”开始顺序向发条鸟先生说明下去时，不知道为什么语言这东西却完全不出来。脑子里变成下雪天的兔子一样雪白一片。怎么说呢？要把简单的事向谁说明这回事，在某种情况下是完全不简单的。例如就像“象的鼻子非常长”一样的事情，某个时候在某个地方说出口，听来竟好象是完全说谎似的，对吗？我一面写这封信，一面平白浪费了几张信纸之后，终于才刚刚好不容易发现这么一回事。就像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一样。

发条鸟年代记(第二部)

就这样,虽然不是故作哑谜状,但我所在的场所是“某个地方”。从前从前在某个地方…的“某个地方”。我现在正在写着信的是一个小房间,房间里有书桌、床、书架和衣橱。一切都小巧简朴没有装饰味道,和“必要最低限度”的字眼真是完全吻合。桌上放着日光台灯、红茶杯和为了写这封信的信纸和字典。老实说,字典是除非必要不查的。因为,我不太喜欢字典这东西。外表看来就不喜欢,里面的文章也不喜欢。每次一面翻字典总是皱起眉头想道:“哼,什么嘛,这种事情不知道又有什么关系呢?”这种人不可能跟字典相处得好吧。比方说“迁移=系由某状态移往他状态之谓。”什么的,这跟我完全没有关系。所以我看见字典放在自己桌上时,心情就会变成像看见不知道什么地方的狗随便跑进我家庭院里来任意在草地上放肆大便一样。不过我想在给发条鸟先生写信时,如果有什么不懂的字就有些伤脑筋了,因此没办法才买了一本。

此外也整齐地削了一打铅笔排列着。刚从文具店买来的闪闪发亮的铅笔。虽然不是邀功,但却是为了给发条鸟先生写信才买的噢。不过刚削好的新铅笔感觉真棒。还有烟灰缸、香烟和火柴。虽然不像以前抽得那么多了,但偶尔为了心情“转换”而抽一根(现在正好在抽一根)。桌上有的东西大概就这样了。并不是我觉得“窗帘花纹不错”而选的。而是本来就有的。除了有花纹的窗帘之外,这房间看来是极其简单的。看来与其说像十几岁女孩子的房间,不如说更像是某人善意地为初级犯罪者设计的监狱版屋吧。

关于窗外看得见的东西,还不想说。关于那个我想等更以后再说。虽然并不是故意故作,不过凡事都有个所谓顺序这东西噢。我现在想跟发条鸟先生说的,只有这个房间里面而已。现在哟。

自从和发条鸟先生不再见面之后,我还经常想起发条鸟先生

脸上的黑斑。突然出现在发条鸟先生右脸颊上的那个乌青色黑斑痕。发条鸟先生有一天像穴熊般悄悄潜进宫胁家空屋的井里去，过一阵子出来后竟沾上了那斑痕噢。现在想起来好象假的一样，但那却真的是发生在我眼前的事噢。而且我从第一次看见的时候开始，一直觉得那斑痕是某种特别的记号吧。那里面大概含有什么，我所不了解的很深的意义在吧。因为要不然的话，脸上是不会突然出现什么斑痕的啊。

所以最后我才会，在发条鸟先生的那个斑上吻看看。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呢？会有什么样的味道呢？因为无论如何都很想知道。我可不是每星期都在到处吻着身边男人的脸喙。那时候我感觉到什么，还有又发生了什么——这些我想也留着等下次再慢慢说（虽然没有自信能不能好好说。）

上个周末，我到街上美容院去把好久没剪的头发剪了，那时候我在杂志上看到有关宫胁家空屋的报导。当然我非常惊讶。虽然平常我是不看周刊杂志的，那时候碰巧眼前放着那本周刊杂志，我随意翻一翻，竟然出现宫胁家空屋的报导，那当然会吃惊啊。对吗？报导本身搞不清楚到底在写什么，当然也没有写到半点有关发条鸟先生的事。不过老实说，我那时忽然想道。“说不定发条鸟先生和这个有关也不一定。”

这种疑问忽然轻轻地飘浮在我头脑里。因此我认真地想道，这样一来我还是不能不给发条鸟先生写信，突然咻一声一阵风吹来，门便啪嗒地打开了，就是在这时候想起发条鸟先生的本名的。嗯，对了对了，是冈田亨先生嘛。

如果有“闲工夫”做这种事的话，我或许应该像以前一样一口气翻过后院的围墙，去造访发条鸟先生。并且对坐在那不起眼的厨房餐桌前，面对面慢慢说才是吧。我想那样应该是最快的。然后很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演变到现在的没办法做到。因此才会

发条鸟年代记〈第二部〉

像这样面对书桌，握着铅笔努力地写这封信。

我最近经常想起发条鸟先生的事。说真的，我甚至梦见过几次发条鸟先生。也梦见过那口井。都不是太怎么样的梦。发条鸟先生也不是主角，只像稍微“附带”出来一下而已。因此梦本身并没有什么深意。只是我对这件事却不知道怎么做非常非常非常在意。于是正如所料的那样，那本周刊杂志刊登了有关官胁家空屋（话虽这么说，但现在已经不是空屋了）的报导。

是我自己随便想象的，我想久美子小姐一定还没回到发条鸟先生家来吧。而发条鸟先生为了找回久美子小姐，大概正在那边开始做什么奇怪的事。这是我直觉的想象。

再见，发条鸟先生。下次想写的时候，再给你写信。

上吊屋之谜

“世田谷闻名、上吊屋之谜”

全家自杀后留下带因缘的土地由谁来买？

高级住宅区一隅现在发生什么？

——摘自“周刊——”12月7日号

坐落于世田谷区——二丁目的该土地，在附近以“上吊屋”闻名。基地约百坪余，位于宁静山腰住宅区的一隅，座向朝南，通风、采光良好，以住宅地而言首先就是理想地段，然而知情人士都异口同声地说“那块地就算免费我也不要”。会这么说是因为过去住过这里的人没有一个例外都遭遇不幸的命运。根据调查，自从进入昭和年间开始，买这块地住过的人之中，到目前为止居然总共有7人自杀，而其中大半是上吊死的或自己选择窒息死的。

（中略——目前为止自杀者之详述）

购买不吉之地的幽灵公司

在这令人不认为符合偶然条件的一连串阴惨事件中，以最近的例子来说，在银座拥有连锁餐厅老铺总店“屋顶串烧”的经营者，宫胁孝二郎氏的全家自杀事件还记忆犹新。宫胁氏由于事业失败负债累累，两年前将店铺全部卖出，宣告破产，其后仍被非银行金融业者继续追讨债务。结果于今年一月在高松市内的旅馆，将熟睡中的次女幸江（当时14岁）以皮带勒死，然后与妻夏子一起用带

发条鸟年代记〈第二部〉

去的绳索上吊自杀。当时念大学的长女现在行踪不明。宫胁氏于一九七二年四月购入本土地时,对该地有关的不祥传说虽有耳闻,但却以“那只是纯属偶然”一笑置之。购入后,将长久空置的老屋拆除、整地,为慎重起见并请来道士除厄消灾,改建成新的二层楼住宅。孩子们也明朗活泼,看起来是感情融洽的一家人,附近邻居都异口同声这样说。但从此过了十一年,宫胁氏一家竟然遭遇突然的命运逆转。

作为宫胁氏贷款担保的该块土地,建筑物是在八三年秋季放手的,但债权人之间由于贷款偿还的顺序引起内部纷争,因此就那样一直拖延着未能处分。经过法院仲裁调停,土地于去年夏天终于可以处分。首先土地由都内中坚房地产公司“——土地建筑物”以实际市价低许多的价格卖出,“——土地建筑物”随即将宫胁氏所住建筑物拆毁,拟以建地转售。由于属于世田谷区的一等地,询问者颇多,但因土地所涉及的因缘事故,以至每次最后均谈不成。“——土地建筑物”的贩卖课长 M 氏作如下表示:

“我们确实也对那恶劣传说耳闻。但再怎么说是最佳地段,只要定价多少设定低一点的话应该可以卖出吧,我们乐观地这样想。但这块土地实际推出市场之后,却纹风不动。更不巧的是进入一月又发生可怜的宫胁家全家自杀事件,老实说,我们也很伤脑筋。”

土地终于好不容易卖掉,是在今年四月的事。“卖出的对象和价格恕不能奉告。”(M 氏)因此详情并不清楚,不过根据内行人的情报,“——土地建筑物”似乎低于购入价格许多的金额忍痛将土地放手是实情。“当然买主对事情全部了解。因为我们并不打算用骗的来卖,所以事先都全部向买主说明清楚了。”(M 氏)

那么到底是谁对这样一块有因缘的土地乐意购入呢? 这调查并不如预料的那么顺利。根据区役所的登记簿,购入土地的是在港区拥有办公室,自称“赤坂研究所”的“经济研究、顾问”公司,购